

编委会

编委会主任：刘绍棠

编委会副主任：单霁翔 何卓新

编委：（按姓氏笔划）

马玉田 方顺景 许金和

任德山 陈 果 赵金九

赵 珩 舒 乙 管 桦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雨夕/萧乾著, 傅光明编. -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
1997.9 (京味文学丛书)
ISBN 7-5402-1061-3

I. 雨… II. 萧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 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3400 号

责任编辑: 颜俊华

封面设计: 阙明

责任监制: 马洪波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

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.375 印张 292 千字

1997 年 8 月第一版 1997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8000 册 定价 20.00 元

出版说明

北京，是有着三千多年建城史和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，她不仅有举世瞩目的文化遗存，同时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北京文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，他们的创作生活与北京血肉相连，他们的创作思想与北京休戚相关，而他们的作品也成为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应该说，“京味文学”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概念，什么是“京味文学”？有没有“京味文学”，以及它的涵盖范围等等，历来有着争论和歧议。有关这些问题，尽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但是，在北京文学的发展过程中，确实出现了一批以北京为写作背景，熟练准确地运用了北京语言特色，反映了各个不同时期北京人的生活与思想情感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有它们的共性，也有着风格迥异的鲜明个性。这些作品发表以来，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都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读者的喜爱，有的甚至成为代表一个时代的经典之作。为了使读者系统地了解这样一批作品，我们按不同时代和风格选编了十四位作家的作品。

出版“京味文学丛书”还是一个尝试，在同类作家与作品中，还有许多优秀者未能入选，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，今后，我们还将不断地丰富这套丛书，尽可能多地收入京味作家的作品。“京味文学丛书”即将出版，我们深切地盼望它能得到读者的喜爱。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1997年8月

目 录

小说

篱下.....	(1)
落日.....	(12)
一只受了伤的猎犬.....	(20)
矮檐.....	(26)
栗子.....	(41)
皈依.....	(51)
邮票.....	(67)
昙.....	(78)
鹏程.....	(92)
参商.....	(107)
蚕.....	(123)
道旁.....	(132)
俘虏.....	(148)
雨夕.....	(158)
印子车的命运.....	(164)
邓山东.....	(173)
花子与老黄.....	(182)
小蒋.....	(194)

散文

往事三瞥·····	(202)
“文革”杂忆·····	(211)
北京城杂忆·····	(222)
《杂忆》的原旨·····	(246)
一个北京人的呼吁·····	(249)
老北京的小胡同·····	(261)
东直门·····	(264)
终身大事·····	(267)
在十字架的阴影下·····	(282)
透过活物看人生·····	(305)
我的医药哲学·····	(321)
一对老人，两个车间·····	(325)
我们这家夫妻店·····	(329)
我的书房史·····	(334)
我这两辈子·····	(338)
唉，我这意识流·····	(347)
校门内外·····	(360)
老唐，我对不住你·····	(388)
点滴人生·····	(404)

篇

下

住姨家和住姥姥家有什么不同呢？姥姥死了，当然只好住姨家。环哥认为妈路上的嘱咐是多余的。他蹦着闹着，小耳朵就没听进那句辛酸话：“咱日子这下可苦了。你放规矩点儿就算心疼妈啦！”

妈和爸吵嘴，甚而动手，村儿里谁没听惯了。爸爸半年不在家，回来当然得吵一阵嘴的。吵了嘴后，环哥照例应享有一次随了妈到新鲜地方的旅行。一向总是去姥姥家。姥姥家离村几十来里。总是镇上秃王的牲口驮去的。姥姥家龕上供着小小铜菩萨。那圆胖胖的磬，只要轻轻一弹，就有铮铮的响声——但姥姥活着的时候不准弹呢。可是，去年姥姥跟菩萨走了。不然，今天那白头发老太太又该扶了九连环拐杖迎出来了。

环哥的爸由那大地方回来的第二天就和妈吵了。吵着吵着啪嚓一声，一只粗碗向妈头上砸去。妈忙用胳膊搪开。妈的头发勒在爸的手里如一束胡麻，吧咕吧咕地批打起来。妈哭。环哥夹在中间跺着小脚

0

0

1

鸭儿也哭。吓得卧在薯秧垛上的狗嗷嗷地叫了起来。还是村儿里的长工把爸搀了出去。妈就伏在土炕沿上，委曲地由喉咙里抽噎着，间或骂着：“没良心的男人。”

到黑，爸回来了。拿着一张托人写就的红帖子，逼妈画押。闹腾了一夜哪。天亮，环哥就由熟睡中被拖下炕来。一条褥套和一只柳条箱都系在秃王牲口的背上了。环哥记得快出房门时，爸挥着镰刀瞪着眼问他：“兔崽子，跟她还是跟我？”环哥往妈怀里一扑，登时一个尖尖硬硬的指头就由脑后戳来：“给我滚，连老带小的。打官司我不在乎！反正你他妈的画押了。滚，滚你臭娘家的蛋。”

路上秃王问：“三嫂，公母俩又怎么啦！三哥在京里的事不挺有油水吗？”妈咽着泪水，任那松松软软的驴背把身子揉得前俯后仰地，默默无言。直到出了村儿，秃王才勒住缰绳问：“老太太是过去了，咱们这回该奔哪儿呢？”妈用干干的嘴唇说：“驮我到城里北门，投奔我妹妹家去吧。”

于是，过了张家庄的黍子地，环哥就看见高粱穗上露出一座破旧的城门楼。“上城里去哩！”环哥乐得直颠着身子。那畜生感到背上的担负起了变动，长长的耳朵即刻竖了起来。妈忙抱住环哥，咬着牙床说：“你个没心的烧猪！”

把带来的那份小行李安插在才腾出的一间厢房后，妈就开始呜咽着跟姨数落起来。姨口口声声地说：“离了倒好。可不能就这么离！”

这时，姨家表弟进来了。一个推了学士头，白嫩，腴腆，毫没有村野气的体面书生。两天来不息的呜咽声已把环哥的耳朵哭钝了。经过大人的引见后，环哥就跑去和体面的同伴亲昵起来。吮了吮嘴，趁那老姊妹密谈的时候，两个便溜了出去。

直到晚饭时分两个才转了来。四只泥污的手伸给两个愁苦着的母亲看。环哥笑嘻嘻地还直夸这里护城河的泥鳅大，讥笑着表弟多么胆子小呢，姨父早把眼睛瞪圆了，要打表弟。姨忙在那正颜厉色的男人臂上搪了一把，转过头来叫他们洗了手换好了衣服再来吃。

天不早了，环哥的小肚里噜噜噜地响了起来，他饿得恨不这时有一大柴锅冒蒸气的玉米给他啃，但姨家的锅杓是响在另一间叫作厨房的屋子里。摆在眼前的是盘碗碟筷，整齐地排在罩了白布的方桌上。当大人们正谦让上下座的当儿，环哥已爽快地把自己那小身躯安置在桌子方便的一角。冷不防妈把他拖了下来，恶狠狠地瞪他两眼。“妈变样儿了！”环哥心里奇怪着。

姨父嘴唇上有黑压压的那么两撇，怪不得人家说城里吃衙门饭的老爷们都留胡子呢。环哥听姨父用极客气、极有礼貌的样子劝妈放心，说：“地方有的是，都是一家人。”对这 和善的男人，妈仿佛倒要哭了出来。环哥顾不得这许多，只用小手握住那红漆筷子，就把塞在喉咙间的米粒顺溜溜地滑进小肚囊里去。并不时地伸长胳膊，扯着小脖子，用筷子遥遥地捕捉一片颜色别致的菜。这时，和善的姨父把大大的一箸挟进他碗里去，跟着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晚上，在姨给妈送来一件城里人穿的褂子走了后，妈气冲冲地指着环哥的鼻尖说：“给我丢人来啦！”

睡在一张木床上哩。姨家的什么都讲究——比姥姥家强多了。环哥躺在那张木床上，晃着小脑袋，想着姨家堂屋条案上那玻璃盆景，花花绿绿的。簟瓶里还插有大大荷叶托着的纸莲花。他翻过身来问：“妈，妈，姨家八仙桌上答答答响着的是什 么呀？”焦急着的妈听到这琐碎的话自然会生气的，

就推了他一掌：“小鬼，睡吧。烧猪！”

环哥挨了妈的揍，就赌气用被角把头蒙了起来。他算计着在这黑暗严密的角落里做梦一定不会遭到妈妈干预了。他就闭上眼想：姨家的门口还有三磴台阶呢！台阶下成天过着车呀马的。哪像家里：出门就黑压压一片绿庄稼，要不就一片死寂寂的坟堆子。姨家院里还养了肥胖的龙睛鱼哪！姨家房檐底下有燕窝，老燕儿不时地咕叽咕叽地叮吟着小燕儿。还有呢，姨家表弟会唱学堂里的曲儿。表妹穿的是有花纹儿的皮鞋……

天一亮，妈就坐在床沿裹脚。还给环哥盖被呢，这孩子正闭了眼睛温习着小脑袋里所贮藏的一些新鲜事物哪。经妈一盖，就索兴踢开被筒，坐了起来。

“睡吧，环哥！”妈低声说。

“妈，妈，姨家后院那棵枣树结的是长的还是圆的？比咱——”

“你管哪！可不准在这儿撒野。这不比咱家。这儿是城里，又是别人家。瞧，你咋几个把表弟胡带，惹祸啦！”

“去河边玩玩算啥？妈，你平常还让我去窑坑里摸螃蟹呢！”

“要命鬼！这不比平常啦。这是别人家！”

“不比平常”，“别人家”，环哥似乎听懂了而又不真懂。横竖，若在家里，这时鸡就该叫了。环哥躺不住。他要看那肥胖的龙睛鱼去。他要起来。

“给我睡下，小鬼。”

“干么，平常这时我不已经该去拾粪了吗？”

“又说平常！这是城里。人家还没起呢，你不能胡闹！”

环哥一定要爬起来。他睡不住了。那柔软的棉被像是生

了刺；老扎着他那粗皮肉。他的后脖颈没有练成和枕头磨擦的工夫，照例是一醒来就得爬起的，他哪睡得下去。

但妈死命地捺住他，直到他答应起来也不出房门。

系好了鞋带，可就不能不下地了。哪里闲得住呢！环哥在房里揉着眼睛，转了转，对妈说：“妈，我要去撒尿。”这回妈真没法子拴住他。环哥把妈那无可奈何的眼色解释作应允了，咚的一声就把门推开。等到妈跑向门边想嘱咐他什么时，孩子已牵了裤腰，奔向庭院中央那用细砖垫高起来的鱼缸去了。

上房里有了一声沉闷的咳嗽。环哥回过头来看，门是严严地为秦琼把守着，仅有的那块通亮的玻璃窗也还用花花的布遮了起来。看了这死闷劲儿，环哥吐了口唾沫，像是说：“懒骨头，起来吧，这儿多凉爽！”

又是一声带些粘痰的咳嗽，跟着是都市小孩才醒时的一声慵懒、娇气的啧啧声。环哥不屑地扯开了裤带，对准一棵花——在他，那也是菜园子里的货——撒起尿来。

他还悠闲地仰了头，看看游动着的晨云会不会凑起一阵雨来呢，上房里却有了声音：“这是谁呀！”

环哥的妈妈听到了，赶紧蹿出房门把他扯回房来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丢人啊，这不是田里！”

环哥懊丧地低了头。真倒霉，大清早晨的！

这晦气直到吃早粥时看到了表妹梳好的圆滚滚的辫子才消掉。看到那缠了红绒头绳的辫梢，环哥不知道该怎样逗逗这女孩才好。

吃过早粥，表弟挟了书包去念“人之初，狗咬猪”去了。环哥问妈“有啥活儿干啊”，意思是该背起柳筐来拾粪去呢，还是拿了镰刀去割草。可是，这是城里，城里的人是只念书

的。连妈想找事做还没有头绪呢。就说：“小兔崽子，你给我乖乖儿地在房里呆着就是干活儿了。”

这，环哥哪儿成，一个爬惯了树钻惯了高粱地的孩子！一转眼，他就丢下衲鞋底子的妈，溜出房去了。

一出房门，就见到梳了黑漆漆、圆滚滚辫子的表妹蹲下两条小腿，低着腰，在花丛里拾些什么。环哥赶紧跑了过去。看到那小手正捡花丛下细碎的小黑花籽，就也帮起忙来。小姑娘告诉他是夜里风吹下来的茉莉籽。环哥不在意这些。种籽他见到的多了：红豆、茄子、芝麻，什么都看见过。这算啥，不稀罕。他不过是要陪陪小表妹就是了。果然，不一会儿表妹就和他熟得环哥长环哥短地叫了起来。

环哥和谁一熟，就得先试试他。意思是：就得逗逗他，看他到底急不急。他帮表妹拾完花籽，就说：“该叫我掐两朵给我妈了！”表妹摇起头来。环哥居心逗她么，就索性把顶大的一朵掐了下来。登时，小姑娘就忘掉了适才的友谊，哭了起来。呜咽着，嘟囔着“这是我们的家，这是我们的家”地走进厢房来。她揉着大辫梢。噘着小嘴告状说，“你们的环哥”怎样怎样地“缺德”。

妈听了多扎心哪。明知道这小官司不必再分她已碎的心了，而且，她哪有心去戴那抢得已碎成八瓣的花！但为了告状人的身分，她只好用手拍拍外甥女抽搐着的小肩膀，腾出另一只手来，再在亲生的肉上拧两下。

疼啊，环哥一向对付身体上折磨的办法是一阵巨大而无泪的嚎啕。（这也许是他由村儿里驴子学来的。）当前，虽然是在别人家，他也不肯收住自己的嗓门。

于是，午饭的时候，姨父好心地劝妈还是别打孩子。

没有了同伴，环哥后悔起来。悔不该招惹经不住逗的表

妹。如今，她被监在房里，握了一管细毛刷子描起横竖的红道子来了。环哥用忏悔的心伏在窗口，守着那一个个红的字都为那刷子严严实实地涂黑了。她挺着辫子，一点儿也不回头。环哥腿都立酸了，就怅然地走下阶来。

阶前正蠕动着一簇黑乌乌的蚂蚁。他即刻蹲了下来，用涎水淹那正在向同一方向前进着的蚂蚁。看那些纤细的小腿一着涎沫即失了动弹能力的可怜，他出神地笑。笑着笑着石阶上一阵囊囊的皮鞋声。他忙抬起了头，却是那一丝笑容也不带的姨父的脸。

“积点儿德！唾沫多脏啊！”

“唾沫哪儿脏啊！”环哥心想：你那痰才脏呢。

“站起来吧！”姨父很少遇到敢和他顶嘴的人。他的妻子，他的儿女都是他的服从者。“今儿早晨谁在院里小便？”

“小便？我倒撒了泡尿。”环哥顽皮地笑着。

“哼，拐过角去就是茅房。以后别再——”

听到这番责问的妈，赶忙走了出来。先问问妹夫是去衙门吗，接着承认这孩子不懂规矩，然后才转过头来，悻悻地说：

“环哥，你——你给我立刻进房里去。”

环哥擦着鞋跟，不甘心地踱回房去。

“这下你可好了。姨父不让我打你，你就放手闹开啦。鬼，我哪辈子欠下你家的债，受你们老的小的欺负。叫我在娘家妹妹家也躲不安。要命啊，我一死你就好了……”环哥的妈数落着哭了起来。几日的委屈，由于她这孩子一时的不体贴，都勾引出来了。她坐在床沿上，呜呜地哭。

环哥乖了。他呆呆地倚着床沿，开始感到这次出游的悲哀。他意识着寂寞了。热恋了两天的城市生活，这时他小心

坎懂得了“狭窄”“阴沉”是它的特质。妈以为他老实了呢，他却想着家里那条体己的黄狗。他想着黄昏的高粱怎样一仰一俯地向他点首。豌豆地里爬了多少勇敢苗条的螳螂。他想着二秃子快积足了的一百单八将洋烟画片。他想起杜家的大棕驴要下小驴儿了。杜家的猫又快要生养了，还答应给环哥一只小猫呢。他想起这场雨秋瓜要完了。梁家园的枣快熟了吧，该约谁扛了小竹竿去偷呢。

想到枣，环哥凑近窗口，对着那山屋脊背后伸出来的枣树出神。看到那挂满了红绿果实的树枝，使他下意识地感到家乡味来。一个由田间原野来的孩子看了那颜色，即刻就体会到身体该如何动作才能攀到那果实最繁多处。

他已把一只脚迈出门槛了，但看到妈愁苦的脸，又唤回这才那悲哀来。城市多寂寥啊，听不见一声牛鸣，听不见一句田歌。总是哇呀哇呀的人声。直等到好久好久，才有了一阵敲门声。

表弟下学了。这是他唯一的同伴，还不曾吵过架的。这书生的背影是太大的诱惑了。他发誓不再惹恼他。他要好好地留着这同伴。

鬼鬼祟祟地，又给他混出房门了。

“干么玩儿呢？”这被老师监了一天的白面书生忘掉了昨天的事，趁爸不在家，就又贪起玩来。

于是，环哥问：“你会打轱辘吗，那圆滚滚，噜噜噜的玩艺儿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你会撅甜棒儿吗？”

“不知道说的是什么。”

环哥一抬头，高起兴来了，两只粗手抓着表弟文弱的肩

膀问：“你会爬树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来。”环哥牵了表弟的袖头往后院走。“我爬给你看。”

表弟羞怯怯地倚在院门。这不是他常来的地方。

“你呆在底下。我去打，你捡。”环哥盘了双臂熟练地囁附着。

“不，不。我爸爸不准动这树。他留八月节雇人打下来，送衙门上司的礼。”书生记起年年张老爷一口袋，赵老爷一蒲包地送。留在家里的只有两倅倅盒子，而且是小个儿的。

“干么雇人打呢，真是饭桶！来吧。瞧——”环哥朝拳头吹了口气，便把一只脚蹬定那枣树的一块疤痕，双手一抱，就离开地面了，吓得立在地面上的同伴直嚷留神。

“算什么！这白玩儿！”说着，环哥敏捷地掉换了三脚两脚，小小身子已隐在果实累累的树枝里了。随着，运用了小身躯所有的气力在那树枝上蹦跳，立时树叶如暴雨似地刷刷的摩擦了起来。长圆的枣，满红的，半红的，甚而青青的，都如雹子似地噼哩啪啦地坠到墙根下，坠到熟菊花茎下，坠到表弟脖子上了。立时，羞怯的孩子也为这阵枣雨兴奋起来，乐得屈下腰去，选红的向兜里揣。

树杈上的环哥也忙爬了下来，用更捷敏的眼光选拾地上的果实。

环哥一壁脆脆地囁着，一壁骄傲地说：“这，这不算什么！我们家里的树比这两棵还壮。结的圆枣有这么大——”说着环哥用两个手指圈成一个大大的圆环。

“你爸让你上树吗？”表弟关切环哥在家中的自由。

“我爸有半年多不在家了，”环哥夸耀地说，“我爸在北平有了阔事情。北平是顶大顶大的地方。比这儿还阔多了。北

平有一千辆一万辆车。什么都有——”忽然，环哥记起昨晚妈嘱咐过的话来。

“别瞎吹，你没有爸爸的。”

“你敢说！你才没有呢！”

“别急，我昨儿晚上听我妈和我爸说——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说你爸不要你们了！”

“放屁！”环哥挽起袖子来了。

“还说，说你爸是个该死的东西。丢下了大姨，在北平娶了一个顶坏顶坏的女人。”

“你瞎说我揍你！”环哥一把就抓着表弟的领子，啪的一声，环哥的手掌落在那细嫩的皮肉上，随着是表弟的哭声。

环哥丢下领口被扯破的表弟，丢下那些“臭”枣，狼狈地走出院门，和慌忙奔来的姨母撞了个满怀，就一直逃回厢房去。

看了环哥身上的泥迹，妈着起急来了。

“又造什么孽了，小鬼！”

“妈，”环哥噙着热泪扑到妈怀里，“爸不要咱们了吗？”

环哥委屈地学说了一遍刚才的事，问：“妈，妈，顶坏顶坏的女人是谁？是不是偷咱鸡的张大妈，还是赵家那不讲理的丫头？”

妈只托着腮，由窗口望着飘在暮色里的炊烟，茫然地摇头。

晚上，姨到房里和妈说呀说呀说到半夜。环哥蜷在被窝里酣睡了。朦胧中，他只听姨说了许多声：“姐姐，只怨我拿不了你妹夫的主。”

等环哥醒来，那只柳条箱又已捆好立在门口了。姨父微

笑地走进来，摸着下颏，用极温善有礼貌的语调说：“地方有的是。都是自家人。干么这么忙着走？”

环哥用赞同的眼色瞅着妈，但妈却用勉强的微笑朝这温善的人摇着头。

一九三四年九月

落

日

天蒙蒙亮，孩子竟破例不等人捶，自己便睁开眼睛了。他做过一个怕人的噩梦，在梦中，还听到了妈妈苦痛的哎唷声。醒来，看见她正蜷卧在炕的一角，辗转地翻着身，呢喃地说着含糊不清的呓语。

妇人的眼神今天的确有些不同了。那不仅是疲倦，而且近于消散。几日夜来和高烧的挣扎已耗尽她所有的精力。如今，照传说，她的魂灵也许早已“出窍”了。她浑身烧得像火盆，尽喘着气，随口带出“哼哼”或“给我口冰水啖”的哀求。

三天来，孩子严格遵照一个没有常识的长辈的叮嘱，什么凉物也没让妇人沾嘴。当她内脏炎烧得忍不住时，她竟抽咽着哀求她的孩子：“乖，看妈养你一场的份上，递我块西瓜。我肠子快烧断了。”孩子为那恳求所感动了，但他仍咬住下嘴唇，狠心地朝墙摇着头。他小心坎上是说，不成，我宁让你疼，可不让你死！

如今，他再也没法坚持了。他跳着小脚鸭跑下地来，到条案边慌忙倒了一杯昨

0

1

2